

T 9299

3122

9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外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外集

路官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書目

藏書

總管府

總管府尹 達魯花赤
州尹 知州 知府 刺史

事並同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
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

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
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景帝中元

更名大守新室改曰大尹中興仍西漢舊

因之晉郡守皆加將軍後魏初郡置三太守

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

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

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

少定品命唐郡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

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

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

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

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

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

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

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五代

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

各一人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

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

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

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

知判州府事大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

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

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
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
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
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
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

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
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本
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
里之師常集穎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壘書之

勞同上賈琮以最于十二州頌之以壘書黃霸
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韋處厚對策今之

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白集殷處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

安輯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楊潛制于時州

宰高季通秩映準旗榮參熊軾徐游藝碑州將

李憬潤河承寄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

興寺碑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欽此大惠

施于一方無疾其驅天子有詔同上歲會課

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于頓制俾從竹

權王博制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選昭王碑

列藩越敷邦教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

文雙旌五馬記室新書政有六條白六帖事見

後隼旗熊軾剖竹分符並同上新紱在股兩

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漢

書郡將兼領武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與城蔡

邕上章隼飛旗上熊伏軾前皂蓋分輝彤幟耀

彩記室新書爰牧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

儉履潔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

伯之冠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句燕寢凝清香兵衛森畫戟唐韋蘇州詩使

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謝靈運出守永嘉人

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紹興詩湘竹斑斑湘

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新賜魚書墨

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

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杜牧寄宣州

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

綬詩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

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材韓愈

詩柳岸風來影漸踈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

安詩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翮杜寄巴州嚴使

君詩作郡廬山下東坡讀書山中詩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唐子西送陳守惟君萬里分符

去蒼梧之野舜遊處郭祥正和吳守五馬持山

節三衣對水田錢惟演擊鼓鳴笳引畫船一麾

行指斗牛邊曾子固送陳守到處聚觀香案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東坡贈越守江南藩郡古宣

城碧落神仙擁使君晏殊送凌守赴宣城文章

得丹桂仕宦到朱輪唐子西送陳守畫鳳仙楹

遠塗雌郡閣閑錢惟演送王滁州人望使君如

望月要須如鏡莫如鈞王十朋贈明守政成定

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荆公送袁守漢家

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司馬公送齊學

士知荆南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却虎頭州東坡

滿目江山富一堂公餘身在水雲鄉王十朋守

興國富川郡治居高閣萬頃平湖几案間同

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李滎揚州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温公送石昌言水

邊花氣薰衣服嶺上嵐光濕畫旗朱慶餘送林

劭詩子歸治小國洪鍾噓微撞東坡送楊孟容

知南安軍過盡蠻荒與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

陳興義贈漳守今侯冰蘖清到底一粒不嚼廬

陵米一芽只淪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揚誠齋

古今事實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興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

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

圭璋從簡易也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

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

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

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盖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

中一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遁齋

閑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

故為五馬潘子真詩話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注謂諸侯也

賜車盖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盖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

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璽書勉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吏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漢循吏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興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唐循吏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

起兵逐張寶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
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
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
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梁上
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
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

斷盤囊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
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

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
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
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河內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
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伋再為并州
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于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
兼貢違闕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
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
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琅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
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
官輕外職望於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

自近臣始平章事韋嗣立先行以示群臣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太守視事十五年 晏類要

八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

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 **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後翁歸三子皆為郡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號四龍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畧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為第一

潁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為天下第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

逐惡如扇驅蛟

治有異績

盧真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

民自効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裴字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峘為睢陽太守清簡為二千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

薛光謙徐州司馬鏗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
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
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耆老遮道

唐素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
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素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
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
之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
乞留魯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种暠

種暲為梁州太守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暲與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

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 吳郡志

群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民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

嘗革易前弊未經歲珠復還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

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受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舡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舶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

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徵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
餘俸不入私門

以舡載土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舡
載土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爲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
一畦韭三畝彘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劍佩刀令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袴

廉范爲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
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
以贍鰥寡爲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魯風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

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間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桑之言勉少年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
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
哺鼓腹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行之注米鹽言
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
急願敕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

閉閣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閉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
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
備位為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
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
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
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
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無以勸懲吏追捕有功
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餘東海大
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
兆尹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

治

漢陽大治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大守温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虎渡江去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又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竒

實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

畏如太府

邳都為濟南太守族滅痾氏餘皆股慄路不拾

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鄆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

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卹物人謂有脚陽春天寶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顧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

陌開通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
○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
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寧虎滅虜

寧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
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
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
之滅虜

民饑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饑三吳尤甚
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顏裴為郡太守囹圄空虛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
遠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晉泰中韋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
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

號為聯璧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
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
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曰五薦
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

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
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
奉三年計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
擲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
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 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
冗官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 後漢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兩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輒隨車而兩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邑陵太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穿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

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反
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
曰偶然爾帝嘆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
東西散去界外

蝗入輒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
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
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勸

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溫嶠字太貞鎮江州溫達於治道獎厲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暉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遂肆意遊遨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去州郡武備後

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漢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賓客常滿門欲進仕者薦舉之

掾吏師友

漢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廷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廷生梓橫閣誦經俯閱朱韜仰瞻僧冕

晏類要

戴帽錫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
百姓呼爲戴帽錫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
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爲湘州改絃易調有以
變其風俗上荅隆恩從之復爲湘州刺史豪猾
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先下車發擿
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兇徒莫不潛竄合境
太駭

召還領相

太宗朝遺事張忠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
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

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
望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
鎖鑰非準不可

故鄉畫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鄉之故鄉所謂畫
錦者也職畧

州人遮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

張忠定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

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
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屏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
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凍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
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
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即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
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無所
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
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猷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
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
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
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
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東齋

記事

水精燈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號為水精燈籠

不阿鄉曲

茗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
曲有詩曰直柏終為棟衡剛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
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

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
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此吏故縱之也
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闞訟輒自止曰吾非畏
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抃再守錢塘天下
劇郡從容爲之其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
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
能過也

呂氏家塾記

延獎學者

張詠守益州時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
張達者皆有學行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
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
振

救活饑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
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活
十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
守臣職矣

又

一云公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

每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欺墓誌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偉罔冒不敢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懽呼稱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史君端為庶民斟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

者不爲繁碎耳

饑民寬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

言行錄

饑民不流

吳中大饑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教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

民不流徙

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饑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咸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

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

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無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
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
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價糶之奏為永制逮
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
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無饑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拯救有方民無饑色

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

晦庵行狀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躡
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
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
民無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
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
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而

終不至平日其價 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饑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餓餒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辨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後守改之貧無所濟晦叔奏復

之民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暉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不爲害
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
母除我二苦

呼爲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
食爲民禱祈既而雨霑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
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爲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
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
衣者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
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外戶不閉

魯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爲政惠和而尤
能鈎考情僞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竄
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

先期逋償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

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
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
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
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債者乃先
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
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
雖不敏然聚十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爲

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
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墓誌

盜饑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
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乃
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爲令

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
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

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言行錄

賊衆大潰

劉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與創

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無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

日果得之公戮于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

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公以買妾事叅政劉珙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墓

誌

鏤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名之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為政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使人情蜀人錄所行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豪

猾斂手聲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易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

言行錄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

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夫豈不可

即誅亂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禁卒欲倚儼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闕命儼入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盡出盡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亂卒掃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虜潔服入

王文正公再泣大名虜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

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境

語錄

異域指使

余靖在廣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願指氣使之

賜錢旌潔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扇鏹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

抗辭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
會有除公資政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
拜公奏曰臣艱難時與士卒同暴露今獨先受
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體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冰文作花果
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
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
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
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
水而青州無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
次山諭鶴先飛令兵官隨往鶴集一大木上盖鄰
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亢旱公下車雨沾足以爲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

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

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下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夕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

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纜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逼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

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嬖臣姦隸蠹居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

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自與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

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逼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怯懦之質無區

處之能託迹儒門之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
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
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
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
密迹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存兵
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
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
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祇勤上奉雍
熙旁流愷悌以日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慄
慄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荷擊壤以成

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
營之至

代韋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其月
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
所備嘗過量逾涯實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
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
興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
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

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
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
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
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
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
殞越之至

送曹贛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
代者番陽洪邁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挹之
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人生五馬貴陞

下垂意方內爲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
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外非真守
一郡不得入尚書爲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
上心其聯清驚華直探物筭中耳然郡國或荒
寒不可治積爲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
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
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畀
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用以是占侯之
策富貴不待證龜蔡也爲我竟北爵謝曹大夫
霜風鳴冬萬木僵立黃鶴高遶戛摩青雲鷓鴣

啐啄空谷中翼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駕俟去矣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倣見吏民敬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苛而蠻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

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罄罄乎鞭朴之苦眇眇焉旣檣之來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邃職以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荅隆知庶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才韓定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棄物既班次對

又秩殊庭沒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皂蓋朱轡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二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踈若為經理茲蓋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孳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遄於報上拊摩瘡
痛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
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閩
之除顯服龍光私憂蝨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
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
冰蘖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

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眡初心而猶慊幸值陰霾
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
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
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未復考比年併
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
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
作斯民之堡障迺臣所職祇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庶
恥臣欽承 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
闔淮陽之間職當自效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閩徼初叨江海之麾易地淅西怒界股肱
之郡分顧憂而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
念臣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項從山水之縣入陪
鷓鷯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母以告歸
乃拜州而得請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憇公幹漳

濱之身三年于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茲恭
敢謂載益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
不居其聖明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
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捐輔郡以詭下臣臣敢
不既竭駑才底綏結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所
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需章旬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
期而俱近感及喜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

臣某中謝伏念臣學問將落行能無稱巖居川觀
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爲際熙運
之休明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寘周行念父
教之忠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老而先
衰兒女滿前昏嫁未畢方抒情而地躋忽從欲以
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西道院製菡萏
於劍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侷德函三疇若予厚下之仁
怙冒率土曰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
下逮樛櫟臣敢不祇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

之間所先豈第民和壠畝之上茲謂荅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
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

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
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癖志廣而踈
居官無以瘡人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
不以治辦名逮再守永嘉尋復坐悞弱兔雖衆
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氣以招尤退處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
揭日月之明知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
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敷陳而省符督
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
命爰疾其驅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
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催一十五萬碩
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萬錢而所
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
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弭筆之風未弭民

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於九
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子立百為莫開然
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
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於岱嵩王弘仲得
文正片碑靈光射於牛斗逮于 聖宋懿我
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
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
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於十二
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

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
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卧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闕重玷選掄雖屢
控於懇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
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
踈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牧養尚愧疆頽表蕃宣幸蒙反汗豈
期巨屏洊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
書之試况學兼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

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
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
宣威德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
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
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
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
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幅終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

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
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早
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
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
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閱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
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
甌閩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士風白首
分符今庶少安於朮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
幸之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
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猶
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
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
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縈覆燾卒
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
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浹
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能讀古人
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間繼
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

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祇於召節銜
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
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
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
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
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
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
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
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弃物致茲辱瑣
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間
於疾疚詐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
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又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
之寄即祇官次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
無所容愚僮而不逮事遭逢加會自孤天地之
恩留滯窮途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假
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
甌閩百越之區縣列十城介谿谷萬山之阻人

虛僞而尚氣俗皆窳以難馴平時蒙珥筆之聲
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
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負茲
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
及國家之間暇先務養民知稼穡之艱難益嚴
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
紆殊眷雖兩言溢惡欲興投杼之疑而一意在
公獨賴垂旒之監致茲牧拭盡出生成比膺便
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尉藉感聖度不忘於微
賤顧孤蹤寧慮於弃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

寬大即墨受封於萬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
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
施之非常極縻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慙
拙人品妄庸紬石室之書久慙清貫污玉堂之
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
下猶居推擇之中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
恭和玩心至理方擢笏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
遺簪弊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冗散獲殿潛藩

臣尚爾懷章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橐敢忘安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
蠲於卽組卽延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
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知豈有文章輒
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
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天方
祠館之載求乃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
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霑六龍之雨露令

號潛藩以若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
分牧守之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
威加華夏春耕秋歛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
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之舊或能惠澤
之承不使長閑荐令共理臣敢不仰祗德意力
効庸駕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上敢
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
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

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
竒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
幸獲以身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
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田固為輕典佩
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
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
宗感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
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
空反曾蔑效於秋毫乍佞乍賢尚叨榮於晝繡

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
奉三年之試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
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久卧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
之藩方俯僂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
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
年近侍空餐積懼於人言累月中樞伴食敢安
於天職退從散位惕俟嚴誅當王度之清夷列
公材於中外臣之無似上所誤知奉留都筦鑰

之嚴况顓帥相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
組以夸一朝而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天
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官之中五帝其臣莫及行
聖人之政三王之盛易為赫然决决於小人卓
爾晉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昌辰豈伊朽頓
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
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報期
會諒不免於瘵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輶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

之寄即趨官著祗布詔條 中謝伏念臣一介微
生七閩瑣隸抱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
車忽濫蒙於推擇偶遭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
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無侮之
威草野雖愚亦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不異家
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便曾何僥倖為
是遭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
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恭已無為履
至尊而制六合遴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
臣顧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而亡歎息勉躬

導於明恩歌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頌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紱以長民
莫稱承流之寄撫躬跼蹐泣事凌兢中謝竊以
羣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之別
政有後先之差緊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
底乎康乂睠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
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
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共理必東異能
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造化已絕意

於紫青屈首薄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
薦遂誤畀於蕃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
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凡茲
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踈賤亦預選掄
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問里挈鉞守器誓力保
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縻於廩祿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
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

蘇生取為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
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
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
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袁為郡舊名安靜
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
且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
之變而况別慈顏於膝下寃夢屢驚旅隻影於
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
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王威作新吏

治謂多壘難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
人率由聖擇迺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
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
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季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送人
作太守不曾送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丁寬遣
來螺浦蘇乳鰓玉皇今年喚渠還州民遮道不
得前文儒佳政萬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關道渠

豈弟父母然凜然冰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
般秋毫不擾田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
橐侍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進一步百尺竿
紫樞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滿餞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黥
如霧閩王舊宮室丹漆美王度今爲大帥府千
里來赴懇元侯文章翁更以能吏著峩峩中天

閣鳴玉改新步街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
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
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
載後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拍搗談笑間靜
若在林藪連墻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然江湖
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鄴淶多美酒

不知尊前客更得賈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徐璣

焚罷南坡藁星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鈞黨賴
持平仲甫思全衮元崇正本兵丰儀麟閣貴威
重犬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老成邇臣宣惠
化七嶺動懽情風俗移刀劍田間遂鑿耕試茶
龍井碧開硯鳳潭清秋日江沙渺晴天鼓角鳴
稻香隨使驛桂影伴仙程美玉非藏韞黃金笑
滿籬寬和無白髮早遜有高名登用唐三世樞

機漢九卿鼎司虛正席丹宸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袞宸臨軒弄郡章得人方
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
詔發青紙遡風奸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劾腐
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轡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
有賢守前稱邵父并杜母自從萊公卧鎮餘二
子不復轉人口請公作詩歌蔽芾使民歌之偕

祀事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呂希道知和州 蘇子瞻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
生有種毛骨徃徃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相便
合劔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
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
園都絲鞵加錦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劔
撾盛前驅君又不知此革轡障泥烏徐行問風

俗低意騎瘦駑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緯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
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
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
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
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
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
山輕

送牛僧孺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
一莖

錢漳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祖逖方城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
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鷓行重無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
蒼生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衡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
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馮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鬚且
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號方鎮江邊無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

政優

泉州詩

謝辰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帥帥得
賢侯

送陳侗知俠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禾君獨一麾去欲塵五
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煙得容輒忘食開囊乞
贈錢手持南曹敘文重青瑤編古氣參豕繫高

標揖太玄

寄楊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
冬深對此須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
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
春心官殿春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
遣鬢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白居易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
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艤艤中大夫應絕席詩
酒與誰同

送王十朋知湖州

司馬君實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希尊羹紫絲滑鱸鱠雪
花飛星斗寒相照煙波碧四圍柳侯來治牧草
樹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祈父

雋庭鴛鴦集珍群病翮摧頽下九門罪戾我慙

非畫錦回翔公亦暫朱幡龔黃改化知應尔夔
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濯滄
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
嘉太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獬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遠廓白雲
衡嶽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晴日
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燦連檣
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拍簿書期會得餘閑亦
念人生行樂爾

寄裴施州

韓愈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鏞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
二千石真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劉禹錫

曾主虞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符來青雲直上
無多路却要斜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兒童但喜
迎新守故吏猶應記小名

送揚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
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猶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
發倉廩到處賣刀牧蠻粟

送袁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漠管絃
三市晚盡堂煙雨五峯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

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

凝香齋詩

曾子固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
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
砂清耳漱寒流沉煙細細細黃卷疑在香爐最
上頭

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

楊廷秀

滿聽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
聲優過闕端能遇居守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

馬不須休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誼風不應盛名下未着玉
堂中剩欲公留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
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楊廷秀

甫爾丞農扈翩然牧劍津諸公誰不相有子幾
何人氣節霜餘凜辭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
亦正青春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爾一笑可

憐生野店綠山去春風並轡輕先愁饒水上話
別若爲情

送吉州太守朱子淵造朝

楊廷秀

廬陵難做定何如請看黟川朱大夫秋月滿懷
春滿面視民如子吏如奴萬艘白粲何曾欠百
雉金城舊更無歸侍玉皇香案了甘棠便是瑞
蓮圖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雙頭蓮子淵畫以
爲圖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

還傾蓋夜坐相看話短繁老去可堪頻送客古
來作惡是離情雲泥隔斷從今始肯倩征鴻訪
死生

送顏幾聖龍學尚書出守泉州

楊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冢宰
均四海漢制尚書本百官鷓鴣班齊瞻進步鳳
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清上莫作尋常五
馬看

送葉知郡

劉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
官中水歸去難謀郭外田燈遠村民多點塔擔
輕津吏易排船壺公亦似追程送青過囊山古
寺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劉克莊

詔免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掾早豈是急
須春邑為搜空壤州因獻羨貧此行休戚繫未
敢賀朱輪

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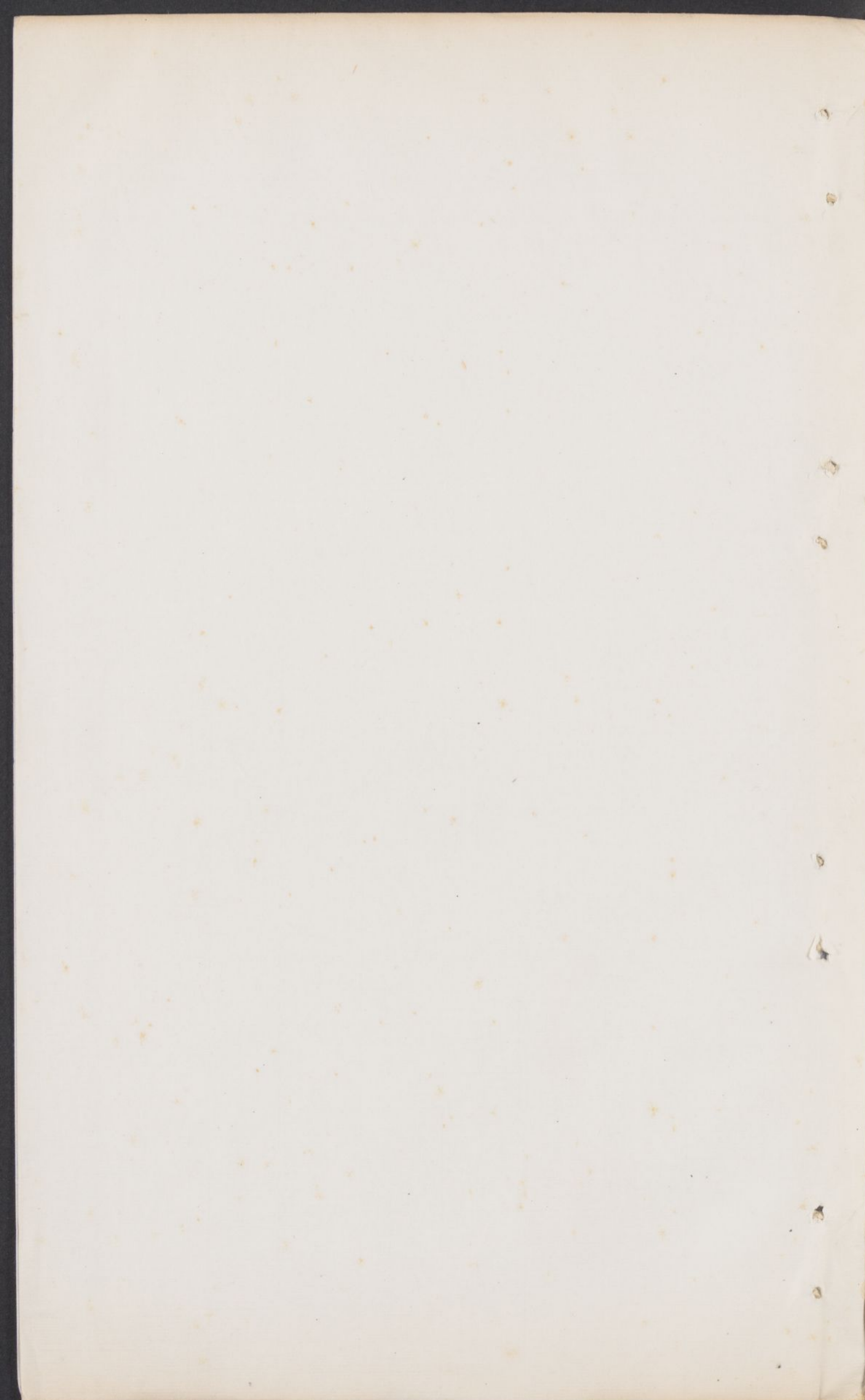
會宰勸酒

王十朋

見前事實出詩愛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外集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三
易
卷
之
一
三

